

# 改行

□ 江红斌

没有病人的时候，逢春诊所里静得出奇，我总会望着掉漆的诊断桌、加固后的连排椅等陈旧用具陷入长久的沉思。我总是不甘于穷困潦倒的现状，梦想着大发横财，一夜暴富。我知道，依靠医生的行当万万不行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必须改行。我曾想过承包万亩土地，当一个地地道道的承包户，可我弱不禁风的身板儿怕用不了多久，就会被毒辣的阳光风干成木乃伊。我也曾想当一名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儿，可“二四墙”“三七墙”“五零墙”这些专用术语搞得我头昏脑涨。思来想去，医生才是最适合我的职业。我时常问自己，什么时候鲤鱼大翻身呢？

我的思绪到此便如一盆糨糊，傻傻不分了。就在这时，逢春诊所的门被撞开，一个汽油桶样的东西滚了进来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位裹着貂皮大衣的圆脸胖女人，珠光宝气，头顶上似乎冒着红光，让我寒酸的诊所顿生紫气霞辉。

不待我说话，女人环扫了一下四周，撇着嘴大声大气地说：“三十多年了，这屋子咋还是老样子。”

我不免疑惑，仔细打量这位不速之客。她雍容华贵的扮相令我的目光畏缩，最终也没想起来她是哪一位。按理说，以我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，诊治过的所有病人，都能如数家珍一样叫出名字。

女人见我迟疑，有些吃惊：“怎么，你不认识我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女人提醒我说：“三十多年前，我曾

经找你合作，没有谈成生意。”

女人嗓门大，不免露出满嘴暗黄色的四环素牙。

这种黄牙很特别，是时代特有的印记，我一下子想起来了。那还是逢春诊所开业不久，找我诊病的患者少，我整日被改行的古怪念头袭扰，心绪不宁。

有一天，一位打扮入时的少妇找到我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们合作挣大钱好吗？”她满嘴黄牙给我印象特深。我相信这句话会令我怦然心动，脉率增快。

我想，这句话对于世界上任何人都充满诱惑。我脱口问她：“怎样挣大钱？”

少妇神秘地说：“我有一个能把女胎转男胎的本领。”

我十分好奇。倘能如此，这种转染色体的本领应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哩。

少妇根本没有注意我的面部表情，只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：“你准备一包草药，让所有人吃了不能治病，也不能治出来……”

我截住她绕嘴的话头问：“不能治病还叫药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这药既没有任何疗效，也不能让人吃出毛病来。然后，我给你带孕归来，跟她们说这包草药是我家祖传的转胎秘方，放在逢春诊所里，为的是方便大家。这包草药，你收二百元的药费，我们平分，每人一百元。”

要知道一百元在当时是我半个月月的收入，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，可理智让我提出了异议：“男胎、女胎是染色体决定的，你难道有特异功能？”

少妇露出诡异的笑，那黄牙闪着狡

黠的光：“连小孩子都知道，不生男就生女，概率各半。生男就不用说了，是我们这包草药的功劳；但凡生女，我就说孕妇在家没有诚心敬送子奶奶，心不诚则不灵，懂吗？”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：“原来你这是在骗人。”

少妇颇不以为然：“这不叫骗，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”

别看我一介穷酸医生，要不是我有充分的涵养，当时真会把一口唾沫吐在少妇那得意洋洋的脸上。我压住自己的厌恶，说：“请你出去。”

少妇吃了一惊，她没想到我是这样的态度，悻悻地走了。临出门，她心有不甘地发狠说：“我走了太多地方，没有哪个医生像你这样榆木脑袋不开窍，他们和我合作，挣着大钱了。”

这之后，少妇那恶狠狠的话语和鄙夷的眼神在我的眼前晃动了好长时间。

想想黄牙少妇，对比眼前的胖女人，显然发福不少。这么多年来，估计她的日子过得滋润，我不无揶揄地问：“您还在做转男胎生意？”

女人仰脸哈哈大笑，又露出了满口的四环素牙。她在大笑的间隙里抽搭着空气说：“你个傻医生，没有一点儿与时俱进的思想，OUT了，太OUT了！如今的男孩子多得能绊你的脚，娶不上

媳妇的男孩子多了去。告诉你，我现在搞婚介，给光棍儿找媳妇。懂吗？”

我疑惑不解：“这与我何干呢？”

女人收起四环素牙，压低嗓门说：“你的病人多，想必光棍儿患者也不少。你提供货源，不管成不成交，只要经过我的手，每个光棍儿给你提成一千元。”

女人伸出的一根食指又粗又白，充满了诱惑，晃得我眼晕。恍惚中，我搞不明白，是女人满月样的胖脸还是四环素牙的原因，导致我的肠胃一阵阵痉挛，翻肠倒肚，只想干呕。经曰：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”我连忙调整气息，连呼几口恶气，脑子变得异常清醒，仿佛醍醐灌顶一般。我用从来没有过的大嗓门吼道：“请你出去。”

女人猛然怔了片刻。回过味儿时，她把嘴角咧到腮帮上。临到门口，她恶狠狠地骂我：“活该你这辈子受穷。”

多年养成遇事不慌的我，霍地站了起来，待要发作，又强忍住了。我终究没有向那女人吐唾沫。

说来也怪，自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改行的念头了。真的，一点儿也没有。我早已习惯解决疑难杂症的大脑，总想搞明白这种念头到底是不是一种病态。但阅遍医学典籍，最终也没有找出答案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种遗憾。③3

# 盤龍山

## 红嘴鸥草海舞翩跹



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

# 冬小景

□ 马雪娟

初冬的清晨，流动的寒雾不停地扑向人的头发，翠绿色的麦苗上、灰褐色的叶片上，都结满了白霜。一群肥硕的鸭子，踩着河滩上薄碎的冰层，摇摇晃晃地下水了。远处的树梢儿间，刚挂起一轮红日，因为雾气的缘故，看着像一团被晕染开的橘红色颜料。

住在山里的朋友说，一片竹林，一丛桃花，便有一处人家，但在我的家乡，是一排排杨树围绕着一个小村庄。每年岁末，行至归途的时候，看着车窗外越来越平坦的土地和疏林中的小小村庄，便知故乡近了。

杨树是长在平原上的山，它让天变低了。小时候没有见过山，就把远处起伏起伏的树林想象成山的样子。闭眼冥想，远处那条蜿蜒起伏的黑色线条，是山脊；高高的树梢儿，是山峰；树与树之间的间隙，则是山谷。小时候读书，《社戏》里写道：“淡黑的起伏的连山，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，都远远地向

船尾跑去了……”对于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来说，实在难以想象这种情景。后来，当我骑着自行车在马路飞驰时，看着远处的树影，依稀也看到了鲁迅先生笔下描写的那个画面。

在北方，一片杨树中是一个村庄，现在我们越来越大，村庄却越来越小，只有疏林中的月亮没什么变化，还像小时候那么亮，那么大。

冬天的月光更像月光，这话说得有些抽象，但在我看来，冬天的月光的确更有情味。月光的气质是清冷，这种清冷和冬夜的寒冽相得益彰，冬夜里赏月，人站在月光下，只是一会儿，便冷得打了个寒战，我总误以为这种寒冷的感觉是月光造成的，而非气温。这是一种美妙的错觉，就像石簪和袁宏道夜宿双清庄时，溪流激石，彻夜到枕上，石簪还以为下了一夜的雨。

月光明亮的寒夜里，我看着窗外，常疑心是下了雪，但终究是没有雪的，只看

到一只灵巧的猫儿，在冰凉的月色中，跃上屋脊，越过院墙，往黑夜中去了。

冬天只一味地冷，人总想着各种法子取暖，烧炭算是比较普遍的一种，但我第一次见炭盆，是在上大学的时候。那年冬天，恰好去一个南方朋友家做客，傍晚时分，他们开始烧炭，一问才知道是取暖用的。她见我诧异，便问在我老家怎么取暖，我想了一会儿说，天一擦黑，家家户户吃罢晚饭，往被窝里一钻。她听后狂笑了很久。

深夜，外面寒风呼啸，我们围坐在炭盆边聊天，老狗卧在旁边恹恹欲睡，偶然一根树枝被风刮折了，咔嚓一声，它立刻警觉地支起身子倾听，过了一会儿，见无事发生，便扫扫尾巴，复又睡了。那夜，我们聊到很晚，我已经不记得确切时间了，只记得茶水续了一杯又一杯，冬夜万籁俱寂，确实适合围炉闲谈。

我看着眼前通红的火光，忽然想到“赤子之心”这个词语，跳动的火是冬天

的心脏。冬天的心脏，不是冰，不是雪，而是温暖的火。造物主创造了冬天，让人们在冰天雪地中举步维艰，或许这并不是惩罚，而是爱怜，因为只有寒冷中，才能感受到温暖是多么的舒适啊！

提到冬天，必然会说到雪，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墨客咏过雪，却不见它俗化，雪还是雪，一如既往的清雅高洁。赏雪，也成了人们在冬天的执念。今冬是暖冬，杭州城大约又不会下雪了，或许也可以这样说，自从三百多年前，为张岱下过那场大雪后，西湖便再也无雪。

那么，我又要到哪里去寻找一场独属于我的雪呢？一定是在故乡。枯树枝上挂着雪，老斑鸠正咕咕地叫，雪地上的麦秸垛已然又肿了一圈，孩子们在雪上玩耍，也不害怕弄湿鞋袜，在漫无边际的麦田里，一抹雪色悄然融化，这便是我对冬天最深刻的印象。故乡纷飞的大雪已经在了我的心里。③3

与衣水相识有十多年了，他叼着烟卷睥睨天下、傲视人生的状态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2006年左右，衣水曾开创性写作诗学理论体系，形成五个“三”和十八个概念的诗学理论，提出了性感写作三大原点“三反”反方向、反理念、反现状，三大元素“三感”快感、性感、质感，三大诉求“三见”见性情、见技术、见智慧，以及性感写作的“三D”时间、空间、情感价值和“三性”现场性、直接性、想象性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既有性感诗人的敏感和张扬，又有优秀散文家的内敛和犀利，更有潜力巨大的小说家的情怀和境界。对于写作，衣水有着恢宏的抱负和庞大的野心，尤其是近年来在散文和小说创作上的自由翱翔状态可见一斑。

写得见性情，真诚而质感，庄重又不失情趣，始终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生活、走进生活、表达生活。雷蒙德·卡佛说：“我没有一篇小说是真实地发生过的，但总有一些东西、一些元素、一些我听到的或我看到的，可能会是故事的触发点。”与雷蒙德·卡佛的小说有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线索一样，衣水的小说(包括诗歌、散文)创作都善于从生活的一个场景细节、人物的一个心理动作等细微处、低洼处出发，没有多少故弄玄虚的成分，煞有介事地讲着一件令人捧腹的事，一个让人自省的乐趣。“你感觉这条小白鲢一定是在你的口腔里，使劲儿地摇动着尾巴，玩命地挣脱着死亡的宿命……”“小白鲢是第十三只白鸬鹚的食物。小白鲢是你欣赏着的朋友。你跟第十三只白鸬鹚莫名其妙地纠缠一起，一会儿你占据着第十三只白鸬鹚，一会儿第十三只白鸬鹚又夺回它的身体。”(《第十三只白鸬鹚》)意识在交织中错位，生活在想象中重构，以一种扭曲和变形来形成新的流动时态。衣水从不去刻意地渲染和点拨，时刻警惕着顺滑或打滑、黏滞或僵硬的语言。他知道如何打破惯性思维，低姿态地去分析、映射、引申生活的真谛和奥义。从某一个方面来看，衣水的作品深得“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的韵味，颇有“大智若愚”之感。

写得见技术，独特而快感，深刻地切入现实，始终知道该如何描绘内心的焦点、故事和风景。评论家谢有顺对诗人于坚的一篇访谈中说：“一个作家是否有创造性，就看他在语言上是否发现新的说话方式，新的表达方式，否则只是现成语言的复述，就没有创造性可言。”衣水的小说语言生动活泼、趣味盎然，情节跌宕起伏、腾挪跳跃，视角自由转换、全能多样，想象天马行空、灵活丰富。“这让麻天宝衰老的眼光折了好几段，噼啪，啪啪掉在地上。公交车跑得很远，麻天宝只得把掉在地上的眼光捡起来，重新捋直，可他总感觉重新捋直的眼光又短了一截儿。”“我想看看人。”“五十年了，我的心越来越空。”(《甩出去的钓钩》)眼光不仅能发出“噼啪、啪啪”的响声，还能“重新捋直”，形象、活泼、通透、丰富。诗人、小说家尹聿对衣水的评论一语中的“作为青年作家，他的眼界、思维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表达”。衣水的作品举笔如扛鼎，落笔写惊鸿，笔墨浓淡、个性鲜明，晓畅而不失先锋，敦实而不失犀利，自有分寸和特色。人间沧桑不过是一道道皱纹里的暗流涌动，心中丘壑也不过是一笔一画里的云淡风轻。枝繁叶茂、草木葳蕤摇曳的背后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天高水长、波澜壮阔？好的作品不刻意去走进人心、打动人心，而是顺其自然地、自然而然地去触动、去感染、去生长，这样反而更吸引读者的目光。从某个角度来看，衣水的作品深得“不显山、不露水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奥妙，极具大巧若拙之态。

写得见智慧，荒诞而性感，立破间乘势而起，始终知道该如何找到文学里自己的本真状态。尹聿评论衣水的小说时，说他“把看似真实的现实放置在特设的‘变形后的时间’中重构时，虽然看似荒诞，虚幻，但现实中的本质都会毕露，其意义就呈现出来了。这种荒诞的手法加上残忍的主题，是衣水目前小说的一大特色，并且很鲜明，是值得咂摸的”。衣水非常善于运用“变形后的时间”，他自己曾说：“小说的时间叙事才是小说艺术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。”“对于每一个小说家而言，所有材料——整个世界都在眼前，这是多么公平；可对于每一个小说家而言，他只能感受、挖掘、变形、折叠、拼装他需要的那一部分，只能用自己的结构方式、表达方式，创作一篇属于自己意味的小说。”衣水明白劲儿该往哪里使、力该朝哪里用，用汉语的力量关照生命本身。“麻天宝知道，一个人的眼光就是这样一截儿、一截儿没有的，直到瞎了死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”(《甩出去的钓钩》)犀利、诙谐，他的作品总是别有生机和洞天，好像在抵抗一些什么、消解一些什么。纳博科夫说：“风格和结构才是一本小说的精华，伟大的思想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废话。”衣水说：“一篇小说的深度，其实就是作家本人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深度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了。”从某个层面来说，衣水的作品深得“不破不立，否极泰来”的真功，深悟大道若简之境。

多年来，衣水在诗歌上下功夫最大，性感写作诗学理论体系深刻完备，但在实践上，相较于他的散文、小说而言，写诗的冰水虽然风生水起，理论体系一套一套的，似乎在等着他的诗来佐证理论，或者说这些理论提前在等着给诗作注解，这样反而影响了他诗歌的品相和异质。俗语有云“说的比唱的好听哩”，说的多了，岂不掩盖了唱之美妙绝伦、荡气回肠？不过，不仅在当时他的这些诗学理论建设并非无意义，在今天看来，我觉得，他的散文、小说创作成绩之所以如此突出，应该说是与他之前对理论建设领域的关注和研究有着很大的关系，起点更高了，认识更深了，见识更广了，境界更远了。

总之，读衣水的作品感悟良多，收获也多，但我是一个不擅长评论的读者，就举出了一些个人不成熟的见解和想法。浅薄、偏颇，甚至于胡言乱语了一通，博方家一笑，还望作者和读者海涵。③3

# 入腊《南歌子》随吟

□ 雪尘

**南歌子**  
腊月初三日，梅花第一枝。若非九探岂能知。正道晓吹风冷水渐凋。香嗅禽声里，缘生堤岸时。相思每每怕来迟。树下十年长短赋清词。

**南歌子**  
堤路迎晴曙，岁时循小寒。日光洒洒雪珊珊。步履游危惊浪飞翻。桥板微霜迹，芦花白鹭滩。长条留翠待谁看。还听棹棠洲上鸟关关。

**南歌子**  
为拍金珠蕊，合耽青白眸。蜡梅一树又香浮。遇着镜头来蹭啾啾。岁岁芬芳忆，双双足印留。雪中缘分去难求。试问鸟儿曾见那人不？

**南歌子**  
每念江梅少，恰逢月季香。粉生曲径白盈墙。说道斗寒淘比菊花狂。修竹能藏鸟，垂杨犹抗霜。梧桐枝有叶坚强。尽待谢娘雪里著文章。

**南歌子**  
樊郁家乡地，公园票友间。果然艺术得真传。椰子胡弦锣鼓俱全。生角周公瑾，青衣花木兰。不需粉彩与衣冠。却似当年汇演众徽班。

**南歌子**  
腊日才刚去，小年还欲过。友人年味问如何。也问友人年下要回么。赶集香活烛，捞鱼冰解河。柳丝新待燕穿梭。岁有可期杯不可多。③3